

女力穿梭，織就人生彩虹：太魯閣族部落的性別圖像

投稿類別：原民專題類

篇名：

女力穿梭，織就人生彩虹：太魯閣族部落的性別圖像

作者：

彭心妍。吉安國中。八年 2 班

張毓華。吉安國中。八年 2 班

冉宣凌。吉安國中。八年 3 班

湯金茹。吉安國中。七年 2 班

指導老師：

官妍湘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傳統的太魯閣族社會，女性著重於編織和家務，尤其是織布的技能象徵太魯閣族女性成年的標記，架構婦女在傳統社會中的地位，甚至是能否跨越彩虹橋得到祖靈認可的標準；在傳統的太魯閣族社會裡，織布不只是滿足生活所需，同時也代表著女性追求社會地位及生命價值的自我肯定。但是學校裡許多太魯閣族女生都不會織布，甚至連他們的媽媽都不會，如果會接觸到織布，很多都是因為學校或社區的活動，如果織布沒辦法再讓太魯閣族女性以此鞏固地位，那還有什麼方式能為太魯閣族女性發聲呢？

在翻閱許多文獻之後，我們很好奇從傳統的男獵女織的部落社會一路走來，在接觸主流社會的涵化後，太魯閣族長輩、中生代(轉銜階段)以及在學學生對於性別的圖像及家庭性別角色地位，是否有不同的詮釋？我們的研究希望探索在流動的時間裡，能從不同世代的女性圖像中，看見性別圖像變化的意義建構，並進一步探索正向女力變化的可能。

二、研究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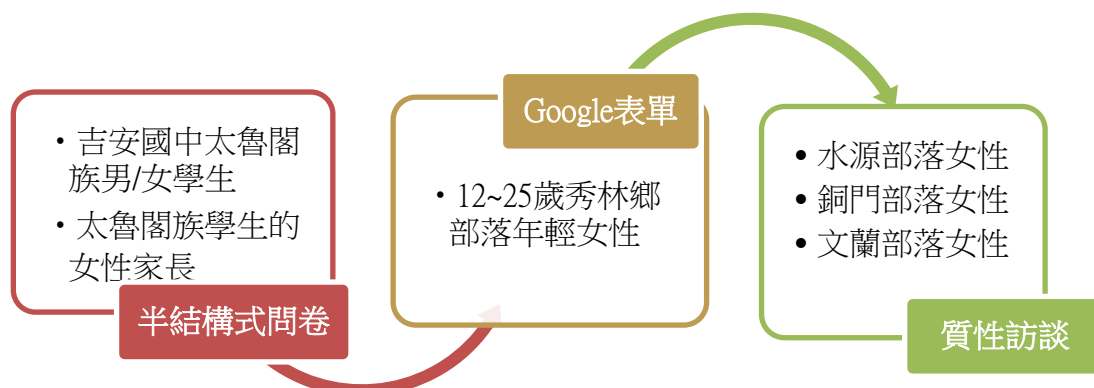
- (一)探討太魯閣族傳統儀俗裡的性別意識。
- (二)了解吉安國中太魯閣族學生的性別價值觀及其背後的母親身影。
- (三)比較不同世代的太魯閣族女性在主流社會與族群定位裡的自我圖像。
- (四)探究太魯閣族女力翻轉的多元面向。

三、研究方法

- (一)文獻探討：探討太魯閣族儀俗與禁忌中的性別圖像。
- (二)半結構式問卷：分析吉安國中太魯閣族學生、及其部落長輩的性別意識差別。
- (三)Google 表單：探究太魯閣族年輕世代女性的自我意識。
- (四)質性訪談：訪問不同世代的太魯閣族女性，了解其家庭性別角色與自我定位。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吉安國中學區內的秀林鄉太魯閣族女性為主。最年輕為國中七年級 12 歲，最年長有至 95 歲的阿嬤。父母對傳統儀俗的理解與性別角色意識會透過日常生活傳遞，影響子女的價值觀，所以我們將研究對象設定在以吉安國中 52 位太魯閣族學生為核心，推及其家中女性長輩，以比較不同世代對傳統儀俗的認同變遷與自我定位的價值。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我的母親也教導我織布，自從我 13 歲時就教我織布，我的母親曾說過絕對不要懶惰，絕對不要出去玩啊！要認真地織布……。」(朱辰代，2007)當這首哈尤·尤道所採集的〈母親教導織布歌〉自太魯閣阿嬤朱辰代女士唱出來時，阿嬤已經 87 歲了，就像阿嬤所唱：「ana bitaq knuwan iya balay shngii, hinici mu bi tmisa, tqساني laqi mbarah.」(譯詞：雖到永遠真的不要忘記我所留下來的教導，要去教導後代的孩子們！)阿嬤並沒有忘記母親的教導。但傳承何以為繼？以前善於織布的太魯閣族女生，才有紋面的資格，tminun 編織結合傳統祖靈信仰，成為傳統的母性象徵，也架構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成為太魯閣族女性人生境界的追求。(晷日羿·吉宏，2011)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主流文化的滲透，阿嬤歌謠裡母親所希望的能一代傳一代的價值，很難原汁原味植入現代太魯閣族女子的自我定位。

關於太魯閣族織布女性的生命經驗，蔣文鵬(2001)藉由深度訪談，從織布的歷史意義、文化脈絡，試圖了解織布對太魯閣族女性的影響。她認為相較於傳統，當代太魯閣族織布文化似乎呈現「斷裂」，但卻又演變出「傳承」族群文化的可能性。從變奏到傳承，蔣文鵬研究的是一群中生代女性在一起學織布的過程，織布除了商品化的價值，反而被召喚出對族群文化認同的意識與自我的定位。但這個文化空間的再造，感覺好像是一種「時空膠囊」，凝結在某些曾熟習織布的人的意識裡，經過多年，織布不論是以文化或商品的存在都沒有成為部落女性生活的主軸，只是偶而活動時的「彩蛋」，根據我們針對吉安國中的 52 位太魯閣族男女生的調查：完全不會織布的佔 50%，只在活動中學習過的佔 46.2%，也就是說會獨立織布的學生只佔 3.8%；而他們的部落女性長輩會織布的則佔 24%(問卷成員含織布班)，織布也沒有出現性別的跨越，會織布的仍然都是女生。

從傳統部落到都市化，原住民在殖民歷史的脈絡與社會變遷的影響下，男獵女織的生活型態發生很大的轉變，關於不同世代對織布的生命記憶，彭麗芬(2014)在研究宜蘭大同鄉南山、四季部落的泰雅族女性時，她認為「男女的分工規範，使他們各自擁有著不同的社會記憶與身體的技術。」她關注的是所訪談對象面對時代的轉變，如何建立身體的主體性，而身體的實踐連結的是社會記憶的傳遞，被看見的是不同世代的族群女性其生命記憶與織布的身體經驗是如何凝結、堆疊與延續。「織布」這個文化象徵的傳承與演繹，不斷被討論，成為族群的集體意識的再凝聚。

在傳統文化中，織布是象徵女性成年的標記，是能否跨越彩虹橋得到祖靈的認可標準；但對現代的太魯閣族女姓而言，她們未必只侷限在用織布標記自己的位置，在現代生活，織女可以放下織布機去百貨公司或網路購買衣服，不一定要透過織布來認同自己的族群身分；當漢人的性別價值觀滲透到部落裡性別的互動，族群女性所追求的家庭角色、社會地位及生命價值的自我肯定，一定也有所轉變。在王梅霞的研究中，她提出在南島社會，「家屋的空間可以呈現文化及宇宙秩序」，因此「家」成為一個文化範疇，她認為家屋空間是多義的，同居共食的一家人也是實踐 gaya 的家，可以提供個人選擇及創造的能動性。在以前傳統家屋的性別分工下，原住民女性擔任家務勞動者及照顧者的比例較男性高，許多族群的禁忌，更強化性別差異的分工模式：族群

女性是「生活的供應者」，族群男性則為「經濟的供應者」(桃園市政府社會局，2014)，我們試圖要從太魯閣族族群內女性的位置去架構女性的訴求與轉變，了解她們對於性別的詮釋，從當事人的角度去探索她的想法、心理狀態與意義建構，從家屋中勤奮織布的女性形象出發，探討女性在社會變遷中如何在族群、在生活裡找到自己的發聲位置，並發揮正面力量，走出種種的相對弱勢。

二、太魯閣族傳統女性的身影

(一) 繭與血痕的印記

對於「會織布才能跨越彩虹橋得到祖靈的認可」這樣的族群集體記憶，透過學校的族語教育，有九成以上的年輕世代女性都表示知道這樣的說法(如圖 1)，至於背後傳統生活和族群思維的原貌，我們其實是模糊的，於是我們走訪了《太魯閣族部落史與祭儀樂舞傳記》的作者晝日羿·吉宏老師，請他為我們解盲。

老師提到在山裡生活海拔高度高，織布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因此設定了許多約束來讓女生以織布為重要的技術，包括「**你要會織布才能紋面，你要有紋面才能嫁人。沒有紋面沒有辦法嫁到好對象。**」所謂的會織布是要會織需要挑織的菱形紋，太魯閣族稱之為 Tumun 的紋路，晝日羿老師告訴我們 Tumun 的意思就是「**臉蛋可愛的、讓人喜歡的女孩子，所以很多女孩子都叫做 Tumun。**」紋面雖然男女都有，但最主要的意義還是針對紋臉頰的女孩子，「**有紋面的女生叫 Sijaqun，Sijaqun 是很漂亮的意思、可以結婚了、很完美！**」，我們很好奇，那不會織布的女生怎麼辦？晝日羿老師說不會織布的女生叫「**Nanah**」，會被部落嘲笑，甚至要另外住，不能參與公共事務。作為太魯閣女子，不只要織布，還有家裡的家務跟耕種種植小米都要會，是家庭生活功能中非常重要的角色，許多人認定太魯閣族是父系社會，女性的身影隱身在公共的空間背後，晝日羿老師卻提出很不一樣的見解：「**太魯閣族的社會其實是以母系社會來支撐的父系社會。**」。從神話角度去看，有紋面的女性不會生病，可以協助家族的繁衍；會織布和種植的女性，可以提供家族衣食需求的溫暖飽足，生存和繁衍是傳統部落生活兩個很重要的支撐，而這通常都跟女性有關，無怪乎晝日羿老師認為太魯閣族父系社會的背後有非常細密而有堅定的女力支撐。

以晝日羿老師對太魯閣族多年的研究調查，他認為一個母親對太魯閣族女子的教養，從過去到現在最強調的態度一直在傳遞的就是「勤勞」兩個字：「**我們要表達給祖先的人格特質就是勤勞，從狩獵到用自己養的豬或是自己買的，表示我的誠意，這就是勤勞的表現。**」所以太魯閣族女性跨越彩虹橋得到祖靈的認可，而認可的通關密碼是要檢查手上的繭和血痕，其實是檢視一個女子一生的勤勞？所謂的「血痕」，老師解釋就是織布染料的紅色，長期的整線織布浸潤，已成為女子手上褪不去的印記，晝日羿老師展示了一件純手工的族服，他提到男孩子身上穿的衣服，在腰間織挑織四個菱形紋合在一起，這四個紋路就「sgus」：

「會織布才能跨越彩虹橋得到祖靈的認可」
這個儀俗您聽過嗎？

(52 條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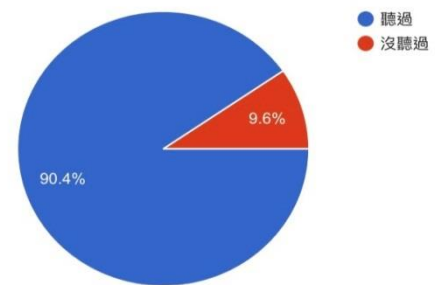


圖 1、太魯閣族年輕世代女性對儀俗的認識

「sgus 什麼意思呢？就是她的織布技術已經到很高超的境界，這件衣服只能給部落已經獵過頭或者是會打獵的人穿，在祭典或公眾聚會的時候穿，就是在神聖空間才能穿。」晷日羿老師認為太魯閣族呈現有能力都是用紅色，「紅色在過去的社會代表的是有活力、流動的血，血對靈才有效。」田哲益在秀林鄉水源部落採集的口述歷史中，一個 82 歲的女性口述者的描述也映證了關於「勤勞」的重要性：「太魯閣族人死後，每個人必須要經過最後一個關卡，就是通過美麗的彩虹橋，彩虹橋的彼岸是祖靈的居地，……所以太魯閣族人一生的奮鬥與勤勞，就是希望死後可以通過前往祖靈之居。」(田哲益，2020：229)整個太魯閣族的大社會運作，是男孩子要會一些山林的技術，女孩子要會織布，才会有紋面的標誌；透過祖靈祖訓的約束，男能獵女能織，互相流動印證著一條部落完全生活守則：真正的男人才會娶真正的女人，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才能通過彩虹橋，不致於掉落橋下的罪惡深淵。



圖 2、拜訪文史專家解盲

(二)互相滲透的性別禁忌

部落祭儀有許多的禁忌，一開始就是排除女性參與的，而太魯閣族的祭儀有沒有和女性有關的儀式或禁忌呢？

1. 出生的儀式：嬰兒的臍帶，男嬰的會放在獵袋，女嬰的會放在織布箱。
2. 打獵的性別禁忌：去山裡打獵的現場不能有女性，男性去打獵的時候，女生在家要暫停織布，因為織線在叢林裡就像蔓藤一樣，在打獵的過程會造成纏繞。還有男孩子出去打獵，女孩子不能讓外人進家裡來，在出去打獵之前，家裡要點一個新火，女生在家裡要守著不要讓它斷了，這是一種互相滲透的禁忌。
3. 贖罪儀式 powda：女生約 15 歲結婚，一旦脫離家族，這個家族就會有不完整、不平衡的關係，這個關係的不平衡可能會帶來後續的效應，為了洗清這個不平衡，就是要殺豬，必須由男方出這個豬來洗清、來贖罪，這個儀是叫做 powda；另外，女孩子結婚涉及性禁忌，這部分所帶來的罪責也要洗清。離婚也要做一個贖罪儀式，因為要告知祖先，洗清離婚造成對家庭的汙染，祈求家庭生活順利有福運。離婚過去習俗上是不被容許的，離婚就不能回娘家住，但如果娘家接受，就在娘家旁邊另外蓋一個房子住。
4. 女紋面師的儀式：太魯閣族女紋面師的地位很高，紋面師的生活很忙碌，常常跨過一個部落又一個部落，紋面師幫人紋面施術前會先做一個祈福儀式，祈求祖靈給她這個力量、祈求紋面會順利，被紋面的個人要純正，如果有做壞事，在刺之前要承認，不然紋面是會花掉、是會浮腫，那個紋路是不會出來的，因為污質沒有被清理，透過豬的血、雞的血給祖先，祖先就會給你福運或力量。

對太魯閣族而言，gaya(祖訓)以多元的方式滲透到族群生活裡，包含自然現象、

紋面習俗、祭儀命名、結婚、生育、喪葬習俗……等，在共罪的互相影響下，太魯閣族的社會性別建構，表現出一種為家庭平衡奉獻各自分工的力量，好女人的定義就是勤勞、精於織布和謹守禁忌，避免破壞家的平衡，否則就可能為家庭帶來「汗質」，需要透過除罪儀式來加以淨化。

三、不同世代的性別意識：

(一)半結構式問卷：分析吉安國中太魯閣族學生、及其部落長輩的性別意識差別

我們以半結構式問卷調查分別調查吉安國中太魯閣族男女學生及其女性長輩的性別意識與家庭背景的關係，研究對象為吉安國中 52 位太魯閣族學生、51 位部落女性長輩，主要分別居住在水源、銅門、文蘭、榕樹四個部落及周邊福興村落等。問卷分析結果如下：

- 1.男學生會獨立織布的比例為 0，女生為 6.7%，部落女性長輩為 23.5%，部落與學生之間對織布技藝的傳承差異頗大。對於是否想將織布的族群技藝學會，男生有 30%認為只有女生應該要去學，66%的女學生認為身為太魯閣族應該要去學，卻只有 13.3%的女生認為這是女生的事。可見新世代的太魯閣族女生拒絕獨力背負織布的集體記憶來為自己的族群角色定位。
- 2.這 52 位太魯閣族學生與父母同住的僅占 55.8%，單親家庭比例男生約 20.0%，女生約 46.7%，雖然學業上前中後段比例沒有明顯差異，但性別與連名制的交叉表卻出現明顯分別(如表一)：

表一：性別與父或母連名制交叉表

	連名制			總和
	未填	和父親	和母親	
男	15.8%	63.2%	21.1%	100.0%
女	3.3%	53.3%	43.3%	100.0%
總比例	7.8%	56.9%	35.3%	100.0%

部落長輩女性族名隨母親連名的佔 19.6%，女學生與母親連名的卻佔 43.3%高出一倍不止，接近女學生家庭背景的單親比例。如果按照傳統太魯閣族親子連名的制度，個人名後面連接的應該是父親的名字，是什麼原因造成改與母親連名呢？根據我們在網路上針對 12~25 歲太魯閣族部落女性的性別意識調查，發現有 13.5%是因為父母離婚，隨母居住，有 3.8%是因為父親亡故，有趣的是有 19.2% 父母健在，但卻經過夫妻雙方協議隨母系家族連名，可見得太魯閣族父子連名的傳統隨著社會變遷已有鬆動，也類似民法 1059 條所保障的經雙方同意可以更改子女姓氏，保障性別的權利。

- 3.傳統的家務性別意識如果影響著夫妻的家務分工，父母的性別意識也會透過日常生活傳遞，影響子女的價值觀，問卷結果顯示家人的教養態度上仍有相當高的比例重視「勤勞」的價值，世代教養差異最懸殊的為「順從」：

表二：學生部份性別與教養態度交叉表

	負責	勇敢	順從	懂事	勤勞	不能太隨便
男	60%	50%	15%	75%	55%	40.0%
女	63.3%	20%	23%	70%	63.3%	46.7%
總比例	63.5%	38.5%	19.2%	71.2%	57.7%	42.3%

表三：部落女性長輩部份性別與教養態度交叉表

	負責	勇敢	順從	懂事	勤勞	不能太隨便
女	56.9%	39.2%	31.4%	33.3%	64.7%	29.4%

4.家務勞動部份，學生不分男女主要做的家事都是掃拖地、洗曬衣服，有明顯差異的是照顧小孩部份，男生只有 10.0%，女生卻有 43.3%需要分擔家中照顧小孩的責任，部落女性長輩從事家務工作的有 86.3%，照顧小孩的比例也有 68.6%，兩者比例都非常的高，而太魯閣族女學生們正複製著他們的母親或女性親屬長輩對家務分配的性別期待，認為女生比較適合擔任照顧的角色。

5.不同的視角：在男女能力的分別上，太魯閣族男學生覺得女生能力比較強的，佔 30.7%，女生自覺比男生強卻只有 16.7%，部落女性長輩覺得女性能力比男生強的也僅佔 15.7%，我們設計一個性別意識的問題：「**如果要以物來比喻太魯閣族男生/女生，您認為像什麼？請用形容詞形容為什麼？**」試圖透過對另一性別的描述，看見太魯閣族女性的自我定位：

表四：吉安國中太魯閣族學生女生視角

如果以物來比喻男生：	如果以物來比喻部落女生：
像猴子，跳上跳下	像綿羊，因為柔弱
像獅子，很兇猛	像陽光，很溫柔
像山羌，跑步很快	像河水，很溫柔
像石頭，堅強、無動於衷	像貓，看起來很乖，兇起來很恐怖
像樹，因為強壯	像花，因為漂亮
像太陽，帥氣勇敢	像月亮，漂亮柔美、賢慧
像鋼鐵，很強壯	像軟糖，很柔弱
像巨人，很強壯	像織好的布，很漂亮
像啞鈴，特別強壯	像一朵花，很美麗
像太陽像風，勇敢、負責	像花、草，溫柔勤勞
像猴子，很鬧	像老虎，很兇
像老鼠，要努力	像大象，要自立
像大樹，強壯不為風雨折腰	像太陽，熱情大方
像樹，他們很堅硬、勇敢	像花，因為漂亮又溫柔

表五：太魯閣族部落女性長輩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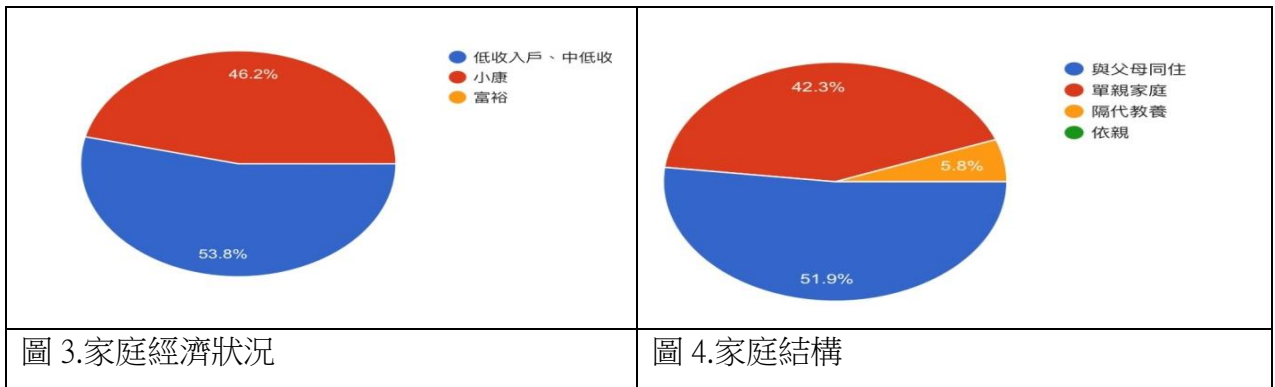
如果以物來比喻男生：	如果以物來比喻部落女生：
×	像犬，忠心
像老虎，太大男人主義	像獅子，個性強悍
像鬼，無所不在	像水，無可或缺
像牛，什麼事都很厲害	做任何事都很安靜
公牛很堅強勇敢	像綿羊因為很順從很懂事
像石頭，脾氣硬，愛做主	像彈力繩，可以調整心態
像獅子，因為很勇敢	像鳥一樣，乖巧順從
像一隻豬，很愛喝酒	像螞蟻很強勞
像牛，能幹	像貓，因為漂亮又聽話
像猴子，愛動、很吵	像花
像雨傘，保護家人	像月亮，賢慧溫柔
像弓箭，就像男人的背一樣不鬆懈	像織布機，只要懂了就可以很勤快
像不倒翁，怎樣都不會倒下去	像獅子，強悍、耐受苦
像狼，很愛家	像大樹，因為心胸寬大，照顧一個家
像太陽，因為有希望	像星星，因為有光芒
×	像石頭，很堅忍
像熊，巨大無敵	像貓，有個性(gaya)、勤勞
像太陽，很勇敢	像精靈，很漂亮
像酒瓶，愛喝酒	像牛，任勞任怨

對於太魯閣族男性的描述，不分世代皆有類似強大動物的比喻，並且以強壯、堅定、勇敢、保護等詞形容太魯閣族的男性角色，部落女性長輩則多了「像豬，愛喝酒」的負面評價。對於女性角色卻有許多明顯的不同處，年輕女學生看見的是漂亮、溫柔、柔弱；長輩女性多了生活的歷練，多了對家庭角色的描述如「像犬，忠心」、「像水，無可或缺」、「像彈力繩，可以調整心態」、「像織布機，只要懂了就可以很勤快」……。晁日羿·吉宏在描述太魯閣族的時間與歷史觀時，曾提到因為太魯閣族長期遷徙的歷史脈絡，在祖靈的作用與世代傳承的 gaya 教誨下，形成太魯閣族的彈性承受與順應的社會性質(2011:35)，這種彈性承受與順應的特質在長輩女性的身影中似乎仍可看見族群歷史的疊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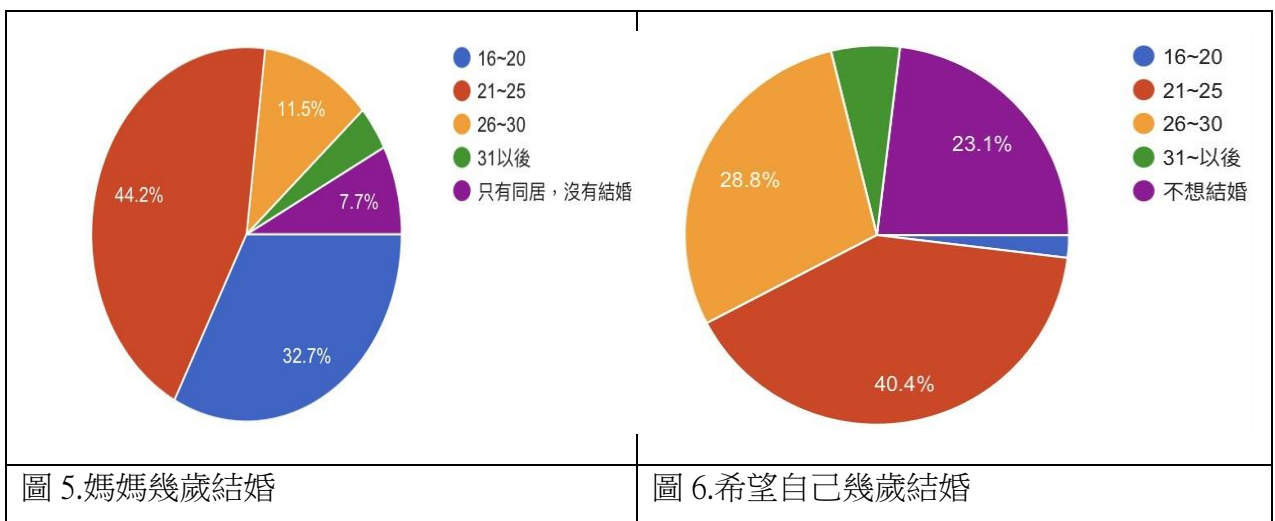
(二)、google 表單：探究太魯閣族年輕世代女性的自我意識

在紙本問卷中，我們看見部落長輩女性以家為中心的自我定位，呈現一個勤勞、強悍、堅忍、彈性的給予者角色，我們想把對學生的問題延伸到 25 歲的太魯閣成年女性(表單問卷 12~15 歲 59.6%、16~20 歲 32.7%、21~25 歲 7.7%)，看看似否更能看見性別角色的延伸與轉折：

1.處境：家庭的經濟狀況為社會弱勢佔 46.2%，單親家庭比例也偏高佔 42.3%



2.走入婚姻的年齡差：女性在走入婚姻後家庭的給予者角色變得比較明顯，在踏上婚姻前，卻有比較大程度以自己為發展中心，她們的母親有 32.7% 在 16~20 歲的年紀即走入婚姻成家生子，年輕世代的自己則有 40.4% 希望在大學畢業後。



3.與男性能力的比較，以 0~5 表示由弱到強的程度，有 50% 的太魯閣族年輕女性認為女性能力高於男性。

在同輩中，您覺得女生在學習和做事能力上，跟男生比起來如何？

(52 条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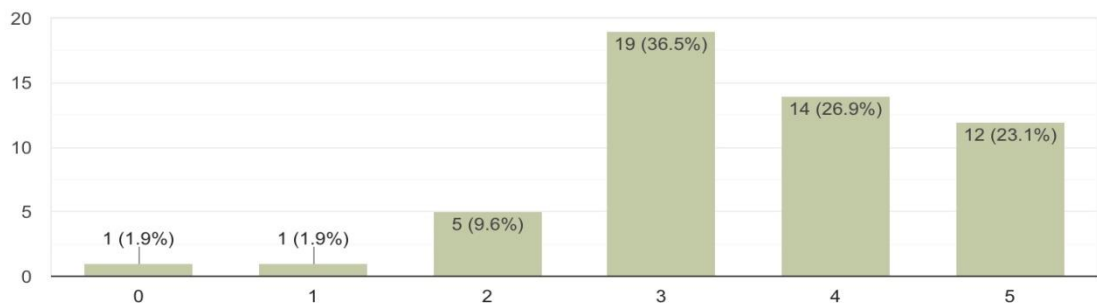


圖 7.與男性能力的比較

4.成就感的來源：年輕世代的太魯閣族女性，覺得成就自己的來源有六位皆提到料理家、事、照顧小孩，其他人則定錨在助人、完成一件事、打球、讀書高分、當領導者、考證照、從事文化工作、突破自己……等比較是對外證明自己的能力、社會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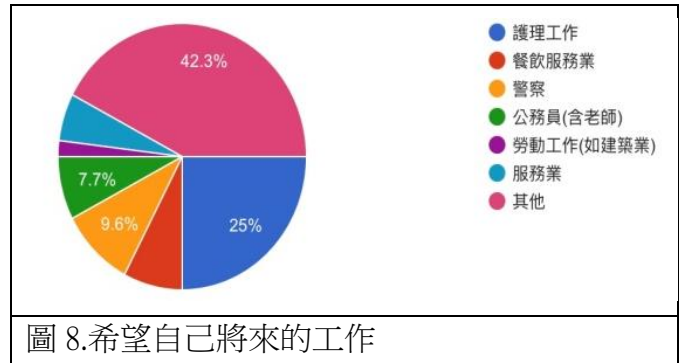


圖 8.希望自己將來的的工作

5.兩代人工作的身影：母親的工作類型受限於教育程度，多半為照護員、工人、餐飲業者、飯店房務、清潔工等勞動工作，少數則有手語老師、母語老師、文化工作者。而她們的子女則有較高的受教機會、有更多的工作類型選擇，但基於對家庭和個人的翻轉，年輕世代的選擇仍是薪水較穩定的護理工作、警察、公務員工作。

(三)、質性訪談：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1.Hana，95 歲，水源部落 (孫子黃庭佳翻譯)。「民國 16 年出生，小時候住在西寶，後來翻山越嶺一個部落一個部落，走到萬榮，後來才到銅門。我生了十個小孩，約 15 歲結婚，是介紹安排結婚。年輕時我很會織布，當初本來要紋面，因為不喜歡、太痛了，就跑了！躲到溪谷十天，怕部落首領再叫我去，一定要打，不然部落會罵我，我就一直躲，那時候我在西寶。我一直哭一直哭，就不打了。只要部落有開會議的時候，我就會躲起來。我的丈夫不會覺得我沒有紋面不好，我們嫁人，會帶很多織好的布。以前我們在織布時，警察會覺得我們很吵，他們很壞，會打我們，我還被警察打過頭。最高興的事就是我老公對我很好，很少叫我去工作，都叫我在家織布就好。我以前把孩子都照顧得很好，我不會讓我的孩子髒髒的。」Hana 阿嬤活在一個艱辛的時代，卻仍做出她的選擇，拒絕紋面；面對日本警察對織布的懲治，卻又堅持躲在山林也要織布。透過 Hana 阿嬤的口述故事，我們發現「勤勞」和「堅忍」好像是刻在太魯閣族女性心上最深的銘記。

2.小琴，53 歲，高中畢業，水源部落。「爸爸有族名，但兒女(兩個妹妹一個弟弟)皆未取，以漢名最後一字加上父親的族名連名。我都很聽話，以前在桃園工作，工作會因為照顧小孩要調整。……我去工作一年然後我看到同事他們去上課，我很羨慕啊，我就想我也要上課，我就自己去報名育達商職，讀建教班。」小琴阿姨的生命故事好像一本小說，歷經前夫出軌，同居人洗腎、心臟病、胃癌，一病 15 年，加護病房幾度生死，小琴阿姨在工作、照顧病人、鼓勵小孩念書之間，睡病房時間比睡家裡長，她笑著說：「啊，我想說既然就是碰到了就是要面對，再怎麼苦也是要保住家人，然後小孩子有飯吃，就是要抱那個樂觀的心態，不然你會倒下去。」後來小琴阿姨為了給孩子一個名分和達成先生的心願，在臨終病房與丈夫結婚，在丈夫死後，她接受職訓，當長照員、考保姆證。雖然她笑說自己不會織布，因為媽媽很早就過世，但小琴阿姨至今仍維持每天一兩個小時的家務時間，把家整理得很乾淨，展現了一種太魯閣族生命堅韌的態度，永遠保持正面的思考，樂觀又努力的態度，是我們心目中女力的代表。

3.Yumay，54 歲，大學畢業，銅門村長。Yumay 村長是部落的女性行政首長，但正

式的祭儀還是由公認的男性長老來主持，她不會覺得這是性別不平等，而是對部落傳統的尊重。Yumay 村長是家中長女，夾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即使到市區念花商，還是要回來幫忙種稻種玉米。「花商畢業，我一入社會就到北部發展，面對很多族群，漢人、閩南人什麼都有，有些人會對我這樣的面孔，歧視還是會有，我是很扎根在部落長大，後來在都會區面對這些，我會覺得很不舒服，一樣都是人，我就會反擊為什麼要叫我們番仔。」因為曾在都市的夾縫中生存，讓 Yumay 村長更珍惜自己的族群身分。雖然因為小孩還小，錯過修教育學分的機會，但村長仍利用假日完成空大的學程，村長笑說人生「有失必有得」，因為到處代課面對過的族群很多，讓她善於跟人相處，後來回到銅門部落自己的家鄉做社區營造，讓她累積了許多行政經驗，當選上銅門的女性村長。爸爸和哥哥都支持她，她說媽媽年輕時「**她也很會織布，她的圖案變化都是在腦袋裡**」但是她很有遠見，把銅蘭鐵店移到文蘭，又到處揹著刀去行銷，連南投也去，口才非常好。雖然放下織布，但 Yumay 村長和她媽媽的勤奮不懈，一定也是祖靈橋所承認的女力美德。

參、結論

性別角色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自然生活秩序，不同的文化情境，透過歷史、習俗不斷強化性別的分歧，但也不會永遠固著不變，男獵女織綁定的種種性別禁忌，隨著時代的變遷，太魯閣族男女走入主流教育圈，接受性別平權教育的洗禮，許多太魯閣族女生也透過其他的方式獲得對自我的肯定，傳統的社會性別約束也不得不鬆動。透過文獻的閱讀、專家的拜訪、不同年齡世代的問卷分析和部落的訪談，我們深深覺得太魯閣族女性不論哪個世代都沒有放棄家庭的角色給予者的定位，但除了家庭的角色功能，她們也開始走出家屋，追求社會角色的肯定。

我們的夥伴宣凌，是住在文蘭的太魯閣族，她每天都要搭校車從部落來學校，她說小時候聽媽媽說過「**會織布的女生才能通過祖靈的考驗，踏上彩虹橋**」，她覺得被大螃蟹吃掉跟虎姑婆吃小孩的故事一樣荒謬，一定是大人騙小孩要勤勞努力的把戲，經過這次的小論文研究後，終於比較深刻的理解祖訓背後的族群價值觀，她說：「**雖然我不學織布，但我會認真學族語，我也愛跳原民舞，我會用這些努力讓別人看見我的族群身分。**」太魯閣族女性雖然不再以苧麻為線，地織機的 pong pong 聲也已遠去，但女力穿梭，轉銜的中生代與新世代仍然以她們的堅定、樂觀、勤奮，織就屬於自己跨越的彩虹橋，至於屬於男性的力量如何轉化，與女性的互動又是如何互相滲透影響，只能等待後來者的研究了。

肆、引註資料

- 哈尤·尤道採詞，翻譯(2007)。〈母親教導織布之歌〉。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
- 田哲益(2020)。太魯閣族神話與傳說。台北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 蔣文鵬(2001)。傳承、變奏與斷裂—以當代太魯閣族女性之織布文化為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彭麗芬(2014)。迴聲與回身：不同世代泰雅族女性織布的生命記憶與身體經驗，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晷日羿·吉宏(2011)。太魯閣族部落史與祭儀樂舞傳記。台北市：山海文化雜誌。
-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2015)。原住民婦女性別平等研究。桃園市：社會局。